

战火中成长

3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战火中成长

陈允棗著



7520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战 火 中 成 长

陈 允 豪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印張 35,000 字

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60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09·44

定价(5)一角四分

目 次

1. 小英雄..... 3
2. 孩子的画..... 6
3. 父与子.....12
4. 一場夜战.....16
5. 太陽出來了.....22
6. 背后伸來的拳头.....25
7. 暴風雨要來了.....33
8. 仇人見面.....40
9. 黑名單.....47
10. 好大胆,小鬼!.....51
11. 打得好!.....58

1. 小英雄

庄前庄后的樹林里，成群的鳥在叫，東方半个天紅了，护庄河里的魚在水面跳着，微風吹弄着河边青青的蘆葦、蒲草，时光已經是早晨了。

“媽！爸爸怎么还不回來？”

小亮又在庄头上轉了一轉，回到屋里，問他媽媽。他天剛亮就起了床，在庄前大路上，接連去望過三次了。小亮心飛到他爸爸那里去了，人在家里，好像凳子上、地上都有刺似的，坐不安，站不定，片刻不停的跳進跳出。

方大媽實在比兒子還着急，你想，自己丈夫昨天黃昏時候就帶了民兵下蕩，打黑狗隊（漢奸武裝便衣隊）去的，說天亮以前一定回來。可是，天早已亮定了，煮好的當晨餐用的米粥快涼了，出發的十六個民兵一個也沒有回來，多教人心焦。

小亮的父親方廣山是蕩北庄的民兵中隊長，昨天下午中隊部接到情報，說蕩里丁家墩子來了七個黑狗隊，民兵是去捉黑狗隊的。

“小亮子，你吃了早飯，上學去吧！你爸就會回來的！”方大媽又在爐灶里燒了兩把草，把粥鍋燒熱了，催兒子快點上

⊖ 南方大片水和草的區，叫蕩。

学。

“爸爸不回來，我也不吃飯，也不上学。我要等爸爸回來。”小亮子向來是很听媽話的，这回却倔强起來；說实話，爸爸不回來，到学堂里也讀不進書。小亮一面說着，一面屁股一扭往外就跑。

剛出門，就碰上了小鳳子同她媽媽，小鳳子是小亮的同学，都是在三年級一个班，她爸爸周万成也是民兵隊上的人。小鳳娘兒兩個是來問民兵隊信息的。

“方小亮！你爸來家了嗎？”

“沒有呀！我同你一起到蕩邊上去望望好嗎？”

“不去，她要上学去哩！”小鳳媽媽不同意小鳳去蕩邊上，拉着女兒走進小亮家去了，小鳳回过头來对小亮鼓起了嘴巴，眼睛里水汪汪的，像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“不要緊，周鳳英（小鳳子学名叫鳳英）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們蕩北庄的民兵一定会打勝仗的！”

小亮子在同学当中像个隊長，虽然他功課只能算中等，但小朋友都相信他的話。因为小亮子待同学好，人又勇敢，聰明。去年日本鬼子扫蕩的时候，鬼子經過蕩北庄，在庄上住过一夜，小亮半夜里爬進鬼子隊長住的地主張粗腿家屋子里，偷了一个軍用皮包，張粗腿因此挨鬼子打了几棍，后来还是在翻譯官处說出了認識做大漢奸的楊仲華、李長江等人，又化了一百塊銀洋，買通了翻譯官，才算了事。鬼子一走，小亮就把皮包送給民兵隊，民兵隊又把皮包轉送到新四軍团部，新四軍团部一查，里面有鬼子扫蕩鹽阜区（鹽城、阜寧縣地区）的軍事

計劃，得到了這個計劃，對我們進行反掃蕩鬥爭很有用處。因為這個皮包，閉部還送了兩枝大蓋子步槍給蕩北莊民兵隊。可是，為了這件事情，小亮却挨他媽媽打了一頓，他爸爸也沒有獎勵他，只是在小亮被媽媽打了以後，把小亮抱在身上，摸着小亮的臉，看着小亮含着眼淚的眼睛說：“小鬼，你太冒險了！”學校里的同學們却因此把他當一個小英雄看待，老師也幾次在課堂里表揚他，還把小亮的事情寫了稿子，登在“鹽阜大眾報”上。

小亮這時就想他爸爸，想民兵隊的人，一個人往蕩邊上跑。蕩北莊到馬家蕩邊上只有三里多地，十二歲的孩子，走這一點路本來是不費勁的。可是，他走了一半路就喘氣了，因為他是帶跑帶跳的走的，心里又急，走路格外累人。

“喂！小亮子！你一個人到哪里去？”

小亮正想坐下歇歇，聽到有人喊他，一看，是地主張粗腿家放牛的小伙計二江子。

“我到蕩邊上去看我爸和民兵隊的。”小亮一看是二江子，就用不着說假話，要是遇見二江子的老板張粗腿，他才不會說實話哩！不要看小亮年紀小，道理懂得真不少哩！

小亮的爸爸本來是個自種自吃的農民，後來欠了地主家的債，把田典賣給張粗腿，人也做了張粗腿的長工，做了五年，張粗腿為了拖住這把種田好手，工錢拖拖拉拉的給一半欠一半。兩年前，新四軍到了蘇北，成立了農會，才算清了工錢，贖回了十畝田，不做張家的長工了。小亮十歲上才撈到進學校念書。他知道地主是什麼心眼子，窮人又是什麼心眼子。

二江子把手一招，親親热热地說：“小亮子，你來看，民兵隊的船回來了！”小亮子一听，腿也不酸了，气也不喘了，連跳連蹦的奔到二江子跟前，二江子今年也只十五歲，但个子赶上一个大人，力气又大，將小亮一抱，举得高高的，小亮子左脚尖在牛角上一蹬，右腿一跨，就爬上了大水牛背，站在牛背上向南边蕩里一望，只見四只小漁船，在蘆葦中間小河水里一条綫撑过来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我爸爸帶三只船出發的，怎么來了四只？”小亮急着說。

“小亮子，这是你不机灵了，去三只船，就不能得一只船回來么？要不是我們民兵隊的船，蕩边上放哨的民兵还不發槍嗎？”

小亮一听这話，蹦的跳下了牛背，拉着二江子，說：

“走！我們去接他們去！”

2. 孩子的画

小学校在蕩北庄的东头，这地方，本來是一个祠堂，新四軍來了以后，才把它改办了学校。校里只有一个老师，教三十多个孩子。一間教室，分一、二、三年級三班，以前庄上四十多戶人家，除了張粗腿家的孩子請了先生在家里念書，庄上誰也不識字。这个学校才办了二年多，所以只有三个年級，四年級的学生一个也沒有。

快要煮中飯时辰了，小亮拿了書包上学校，一進校門，同

學都問他民兵隊的情形。

方小亮把一只左手舉了起來，掣開了五個指頭，喜開了嘴巴說：

“五個活的黑狗全逮住了，還有兩個在蕩里打死了，繳到了兩支高牌樓步槍，一支盒槍，小船也繳來了。船上還張着細紗蚊帳哩，又有肉，又有鷄，這些黑狗隊真會享福。”

“這下享不成清福了，請他牢里先蹲蹲，要是不悔過自新，還是賊心不改，就請他們吃衛生丸子，用槍斃了他！”比小亮大兩歲的同学周小元說着，兩手架成了打槍的樣子，嘴里還在“叭啵！叭啵！”的學着槍聲，樂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同學們吵着要去看捉到的黑狗隊，小亮說：“看不到了，全送到區里去了！”同學們都有點失望，羨慕小亮看到了捉來的黑狗隊。

上課的鈴響了，搖鈴也是老師自己搖的。老師姓馮，三十多歲，本來是新四軍連里的文書，一九四〇年冬天在上崗打鬼子的时候受了傷，一條腿殘廢了，走路一顛一顛的，在部隊里不方便，才轉到地方上來工作的。他吃飯是學生家里輪流供給的，学校里一個工友也沒有。

小亮坐在課堂里，心却在民兵隊上，老師上的是算術課，在講十三顆花生吃掉了九顆還有幾顆。小亮屁股坐在課堂里，心還在民兵隊上，根本聽不進課，只管低着頭在書上亂划。馮老師看出小亮沒有用心聽課，就指着他問：

“方小亮！你說幾顆？”

小亮站了起來，他不知老師問的是什麼，人又好勝，不肯

講不知道，隨口說：

“逮了五個！”

同學們都笑了，老師也笑了，小亮知道講得不对頭，羞得眯着眼睛，紅着臉，咬着嘴唇。

“我問的是花生，不是黑狗隊。”老師說得同學們又笑了；小亮窘得耳朵也紅了，低着頭兩隻手在弄自己胸前的鈕扣。

老師走了過來，拿起小亮桌上的書，小亮心里真急呀，書上畫得亂七八糟，老師看了，一定要罵他。

可是，馮老師沒有罵，看了書，反而高興得笑了起來：

“好，畫得好！”

馮老師把書拿了去，叫小亮坐下，老師在黑板上把小亮畫的人用粉筆描了出來。

小亮畫的一個小矮子，大肚子，肚子里畫了一顆手榴彈，小矮子頭頂上畫了一面太陽旗，手榴彈上還寫着三個字：“新四軍。”

馮老師叫小亮說，這幅畫是什麼意思。小亮這時候，胆子也大了，知道老師不會作難他，不會罵他，挺一挺胸膛，站起來像個小兵似的，雄赳赳地說：

“新四軍是鬼子肚子里的炸彈，一炸，就把鬼子炸死了！”

“方小亮說得对不对？”馮老師問大家。

“對！”課堂里一條腔的說。

小亮心里一樂，身體也搖了一下，好像要走到黑板面前去，再講些什麼，正在得意，忽聽得老師很快把話題轉了，問大家：

“課堂上不聽課，對不對？”

課堂里靜靜的，沒有人答話。

小亮又站穩了身體，低下了頭，知道自己錯了，但也不說，他只等老師責備他。

馮老師把小亮的算術書又翻了一遍，又是搖頭又是微笑。走過來把書還了小亮，叫他坐下去。回到黑板前面，對大家說：

“小亮畫了很多人人，畫新四軍、民兵打鬼子，這是好的。但他不用心聽課，這是不好的。以後在書本上不要亂畫，在課堂上要用心聽課，下課以後可以多画画。”

同學們都覺得老師說得有道理，小亮也覺得對，就是有點難為情，聽着話，低着頭，不吭氣。

放晚學以後，小亮正在護莊河邊上，同幾個同學玩“打鬼子”的遊戲，拿了蘆葦秆子當步槍。馮老師找來了，攙着小亮的手，把他拉到一棵大洋槐樹下面，背靠着樹干，肩并肩的坐了下來：

“你為什麼這樣歡喜画画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小亮癢着嘴，認真的回答老師。

“今天課堂上批評你的話，你說對不對？”

“對！”

“你再在書本上畫不畫？”

小亮在旁邊拾起一塊碎磚頭，拋着玩，調皮地不回答老師的問題；但馮老師看出小亮的心在突突地跳。

馮老師在口袋里摸出一個小本子來，放在小亮膝頭上，翻



了翻，全是白紙，是白報紙釘的。这样的本子村長也有一個，鄉里的崔指導員也有一個，小亮都見過，他爸爸沒有認得幾個字，但也有一個小本子，成天放口袋里，小亮問他要來看看也不給看。

“這小本子送給你画画好不好？”馮老師說。

“這是干部用的，我不要。”小亮把“我不要”三個字說得又

慢又輕，眼睛却盯着小本子直望，好像在河邊釣魚的時候，看到水里一條大鯽魚游過來一樣，又得意又着急的神氣。

馮老師把小本子塞到小亮的手上，親切地說：“真送給你，我來找你就是為這件事。”

小亮高興得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馮老師接着問：

“你爸爸為什麼不識字？”

“我媽說我老爹窮，沒錢給我爸念書。”

“你爸爸不識字，工作困難不困難？”

“我爸說不識字受苦大哩！到區上開會筆記也沒法記，全靠心里記一點，回來對民兵講，說了上句，忘了下句，听來一斤，忘了十兩。”

“以前窮人念不起書，只有地主家里念書，現在窮人家兒女也有書念了，就要好好念。將來，鬼子打走，革命成功，建立集體農莊，我們種田放牛的孩子都要識字、有文化哩！”馮老師說到這里，小亮已經明白了，心里一陣難過，眼眶里濕了，但拚命咬住了嘴唇，不讓哭出來。

馮老師看到他不高興，又把話題岔開去，對小亮說：“這小本子就是給你畫畫的，你畫在這上面好了，想畫什麼就畫什麼，畫完了，我再送你一本。”說着就輕輕拍了兩下小亮的臉，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泥就走了。小亮還呆坐在槐樹下面，看到老師走遠了，才站起來快步追上去，大聲的說：

“謝謝老師！”

3. 父 与 子

蕩北庄是个怪地方，南面是百里方圓的馬家蕩，一眼望去尽是水、草、蘆葦，北面是陸地，有旱田，有稻田，春天，一片綠油油的庄稼爰煞人。一九四〇年秋天以來，这蕩北庄成了新四軍和國民黨、日本鬼子交叉的地区。正南方蕩对面的蔣营和东南方的收成鎮，住的鬼子，二黃（偽軍）；西南面的車桥、涇口、柳金溝，是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軍隊駐着；北面东溝、益林鎮是新四軍的根据地。

日本鬼子是新四軍的敌人，國民黨韓德勤当时还是新四軍的“朋友”，可是这个“朋友”，是个口吃中國飯、心向日本人的家伙；当时鹽阜区有个歌謠唱出了國民黨軍隊的实情：

天上有个扫帚星，
苏北有个韓德勤，
手下白养几万兵呀，
只会欺侮老百姓呀，
多少鬼子不去打，
反共磨擦是專家，
偷运粮食給敌人呀，
准备投降也是他呀。

蕩北庄好比是东溝、益林的新四軍根据地的一个哨兵，又要防鬼子又要防國民黨頑固派。所以方廣山帶的民兵隊，一个月里总要打几回仗，不是打鬼子漢奸，就是打韓德勤的“別

动隊”。別动隊的隊長是張采堂，張采堂本來是一個在馬家蕩里混了十多年的老土匪頭子，後來韓德勤把他收編了去，給了一個別动隊長的官名，發了他兩挺機槍，叫他專門破壞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。

益林、東溝向江南來往的商船，被張采堂的別动隊搶过好多次，“大船過蕩貨物空，小船過蕩命也喪”，這是船戶們傷心的口頭話。後來新四軍組織了護送隊，才算沒有出過事。蕩北庄沒有成立民兵隊的時候，別动隊也來過兩次，一次搶去了八口肥豬、兩條水牛；另一次捉去了十幾個農民，關在涇口圩子里，後來每人化了十担谷子才贖了回來。

蕩北庄成立民兵隊已經快一年半了，這一年半時間里，方小亮的爸爸——民兵隊長方廣山，沒有睡過一夜好覺，半夜里總要到蕩邊上去查查哨，要是民兵隊一個不留神，二黃（偽軍）和三黃（老百姓稱國民黨軍隊為三黃）就偷上了岸，蕩北庄和附近各庄的老百姓又要遭難。有時一個晚上，只睡上兩、三個鐘點。碰到打仗，整夜不睡，一年半的時間，方廣山頭髮白了一半，臉也瘦了，眼瞠也凹下去了，四十歲不到的人，看上去已經像五十開外。

有一天，方廣山在蕩邊上放流動哨回來，疲勞極了，到家門口，敲了兩下門，沒有開，就不敲了，走到旁邊牛屋里倒下地就睡着了。小亮在睡夢中聽到敲門聲，醒來一看，媽媽還打呼，他就披了衣裳，下了床，開門一看，門外沒有人。這天是陰曆八月十六的晚上，月亮光照得明朗朗的，小亮看到牛屋的門开着，進去一看，大水牛還在“咕次咕次”的吃草。小亮再低頭

一看，他爸爸横躺在地上。小亮把牛屋里油灯点着了，只见他爸爸上半个身体压在牛草上，下半个身体躺在牛屎上；秋天的夜晚怪冷的，他爸爸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布衫，什么也没盖。小亮看到爸爸睡得真甜，还在呼噜呼噜的打着鼾声，也不愿叫醒他，就跑到房里，拿了一件旧棉袍，走到牛屋里，轻轻地盖在他爸爸身上，盖好以后，还是舍不得离开，就傍着他爸的头，坐在草上。

小亮瞧瞧他爸的脸，看到脸上尽是灰沙，就用自己小褂袖子，极轻极轻地小心谨慎地抹了几次，抹干净了还是瞧着，瞧着瞧着也打起瞌睡来了，一个搖擺，人朝前一撞，手在他爸脸上捣了一下，小亮还不知道，还在瞌睡，但他爸已经醒了。在战争环境中游击区、边沿区的人，尤其是当干部当民兵的，谁也不敢睡死觉，一点小声音，就会醒来的。



方廣山醒過來，看到兒子坐在自己頭跟前，自己身上蓋得暖和和的，兒子却只披了一件藍布衫，就趕緊把舊棉袍拿起來披在小亮身上，這一披，把